濼源問答

自宋儒發明經義於是先聖王傳心之學遂昭著於天下顧訓詁之詳不能不折衷於漢蓋漢人解經去聖未遠遞相授受猶有師承故其考核精深有非後儒所及者世人讀書多不求甚解而好妄議古初凡漢唐註疏皆束之高閣置而不覩徒自逞其穿鑿附會之說非荒經則誣經矣余同年友沈向齋先生穎悟過人自其幼時即能以陰陽不雜論乾坤二卦長益篤學不倦於諸經旨趣雪亮冰融至於考義訓辭則必探源鄭賈方其主山左濼源講席時生徒日盛

先生崇實學戒謏聞取古人嘉言懿行以爲英才敦勉講明經學立說皆以漢儒爲宗著濼源問答十二卷上自十三經兼綜條貫推闡無遺其緒餘更及於子史諸集設疑辯難融會貫通所以訓示後學之意深且切矣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有物故不爲空虛無據之談有序故不爲顚倒是非之論先生之書兼是二美學者幸際我

朝經學昌明之會讀書稽古追崇儒先方將覽前人訓詁之微旨進求往聖立教之精心若先生之立言

不苟學有本原夫豈非窮經者之一助也乎嘉慶癸亥三月嘉善錢樾序

灤源問答十二卷嘉興向齋沈公所著也公主講山東會城之灤源書院從遊者執經問難輒爲剖析疑義自十三經以逮史子詩文無不爬羅剔抉細入毫芒旁推交通反迺縷解其擇焉精語焉詳不在朱王氏學林孫氏示兒編

本朝顧氏日知錄之下要非近時卮言臆說所能及也書藏名山未登梨棗茲公門下士李湘浦先生來

宰吾邑出公手稿示余命序竆三晝夜力讀之釋紛
訂誤犁然有當於心因少爲讎校而撮其大略如右
公爲余會試同年友壬辰歲萍聚燕臺公以榜下授
職令江右之上高余亦以九月出都南北睽違音問
阻絕轉瞬四十餘年回溯舊遊恍如夢寐公捐館旣
久而余則浮沉里巷蔆落無成今且暮景侵尋行與
草木同腐矣可慨也夫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震澤
楊復吉序
取經史詩文攢羅而𢧐胥之折衷於一是宋之王深

寧

本朝之全謝山世皆傳習其說以爲不刊之書然深

寧困學紀聞一編就生平所誦習而劄記之惟通鑑

則有問答五卷謝山之問目十卷則經史兼矣而詩

文缺焉吾鄉沈向齋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百里未幾

即解組教授四方而主講於山左濼源書院爲尤久

嘗取經史詩文旁稽曲證著爲問答若干卷以啟迪

後進乃排纂甫畢而旋謝世欲求其書一寓目焉不

可得今年春哲嗣竹岑廣文裒錄遺稾成兩巨冊持

示徵序受而讀之則見爲抉經之心正史之訛辨晰詩文之流別其博洽似深寧其詳核似謝山美矣備矣經曩於庚子之冬待詔公車先生亦以謁選人至京師同寓寄園中朝夕過從猶記先生議歐陽氏刪駁九經正義劄子之失又論新五代史之多所漏略他如唐詩不必畫分初盛中晚古文則起衰於唐而極盛於宋娓娓數百言不倦心竊韙之而未暇執筆以識蓋是時方泰兎園冊子爲秘笈不自知其汨沒於俗學之爲可笑也迄於今三十年矣追憶先生之

言論丰采忽忽如夢寐既已獲覩是編又幸竹岑之能承先志也故遂忘其檮昧而爲之序嘉慶戊辰閏五月同里後學朱邦經譔

歲丙午向齋先生來濟南主講書院 廷芳 即是年執贄先生之門竊見先生枕葄經史几案間丹黃燦然非與客談藝未嘗須臾忘校勘也先生好獎厲後進片長薄伎善誘不怠 廷芳 受先生知最深先生屬望 廷芳 之意殊厚顧才識淺鄙不獲稍有成就僅博升斗祿浮沉宦海垂二十年而先生之沒已十五載矣

先生著述甚富其滌源問答尤為精邃自十三經二十四史旁及諸子百家靡不綜貫源流討究得失足為後學津逮竹岑世兄恐先澤久湮將付剞劂以廷芳知先生者屬誌數語簡末廷芳不文烏足窺先生萬一然讀是書猶想見先生當日擁皋比掀髯高論汩汩如萬斛原泉而廷芳與二三子執經問難且得於心目間彷彿遇之敬綴片言爾深木壞山頹之感云嘉慶甲戌初夏受業門人歷城李廷芳謹識

潔源問答目錄

卷一　三十一條
卷二　二十六條
卷三　二十一條
卷四　十九條
卷五　四十六條
卷六　二十九條
卷七　二十九條
卷八　二十六條

卷九　一條
卷十　九條
卷十一　二十八條
卷十二　八條

樂源問答卷一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乾初九節孔頴達正義謂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謂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亦云易以變爲占故稱九稱六二說傳之自古朱子獨主後說且謂得之歐陽公果以何說爲長答曰正

義前一說謂以乾之三畫包坤之六畫陽得兼陰
如臣統于君妻統於夫是矣若謂陰不能兼陽故
只數其本卦之六則是獨陰也董子云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於理既未足且陰之開處皆陽氣所貫
若謂六者在陽之外是與陽爲敵也說不可通矣
至孔氏後一說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
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又曰以揲蓍之數九過揲
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
八亦準此鄭氏亦同此說後世不復見康成之註

而孔穎達所作正義未爲詳備故歐陽永叔串之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至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朱子曰用九須從歐公說然則朱子亦未曉然于歐陽之郎鄭孔說也往嘗讀柳子厚與劉禹錫論九六說但咎畢子董子之不根原于注疏而于二說無所訾議然考占法連山歸藏已不可知據啟蒙所載四爻五爻變則占不變爻

及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是亦有以不變爻爲占矣何嘗盡以變爲占繫辭所謂觀變于陰陽以立卦乃是揲蓍時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之變非指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變也然則占變爻之說亦未安矣偶見沈作喆寓簡一書中載一條言易之生數天一天三天五合成九地二地四合成六所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故以陽稱九以陰稱六也其說甚新而確丁未三月與兗州守張君鳳鳴論及九六之說亦主寓簡今作文只照

朱子本義而以參天兩地爲定解

問重卦王弼謂始於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始于神農孫盛以爲始於夏禹司馬遷以爲作自文王何說爲是答曰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伏羲既畫八卦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王輔嗣以伏羲卽重爲六十四卦其說是也觀繫辭中十三卦制器尙象首節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言始作八卦是六十四卦之原有八卦卽重爲六十四卦矣下云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離旣與益噬嗑等十二卦齊列必取重離非伏羲止畫八卦必待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始成六十四卦也鄭康成之徒始誤執此二節而爲此說歟至史遷以爲作自文王又因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四句而臆說耳孫盛始於夏禹之說尤爲無稽況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乃神農黃帝之易則重卦在黃農以前明矣總以六十四卦重自伏羲爲正

問卦爲伏羲所畫彖辭如乾元亨利貞一節爲文王所繫旣聞命矣至初九潛龍勿用節史遷以爲亦文王所作朱子本義定爲周公所繫何以証其必爲周公歟答曰爻象作于周公無疑觀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諸侯祭封內山川亨岐之王必指文王然武王克殷後始追號文王曰文又明夷六五

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則非
文王所作明矣又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
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亦得為憂患史遷以文王
囚于羑里而演易卽是作易者有憂患之証遂謂
爻象亦作自文王未之審耳
問康成註易及詩禮正義所引屢言爻辰費氏有周
易分野一書或言爻辰之法所本顧其書今不傳
敢請爻辰之義答曰乾鑿度云乾陽也坤陰也並
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鄭註貞正

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坤貞於六月未乾坤陰陽之主陰退一辰故貞于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于屯蒙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是也又云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未爲貞其爻右行間時而治六辰按乾鑿度之說與十二律相生圖合康成于周禮太師注云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

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又韋宏嗣注國語云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鐘坤六三也與鄭說同是以何妥文言注以初九當十一月九二當正月九三當三月九四

當五月九五當七月上九當九月也然則爻辰乃律家合辰樂家合聲之法

鄭氏周易爻辰圖

是圖乾坤皆左行與乾鑿度乾左行陽時六坤右行陰時六之說不合故宋朱子發震作十二律圖以爲六二在巳六三在卯六五在亥上六在酉

問班固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部十翼願聞十翼之目答曰十翼者一上彖傳二下彖傳三上象傳四下象傳五文言六上繫辭七下繫辭八說卦傳九叙卦傳十雜卦傳是也乾元亨利貞節是文王所繫彖辭今坊本易經中所謂彖曰大哉乾元云者乃是孔子所作之彖傳以

解爻王之彖故混指爲彖其實非眞彖辭也首節伏羲所畫之卦是全卦之象今坊本易經中所謂彖曰天行健乃孔子所作之大象傳以解伏羲之卦彖者也初九九二等節周公所繫之爻辭謂之小象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乃孔子所作之小象傳因其解周公之爻象混稱爲象非眞象辭也學者莫誤看朱子本義○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象像也言象此物之形狀也又湯幢小品彖豕類也丹鉛錄毛犀卽彖也狀如犀角小善知吉凶

古人謂之貓豬廣人謂之豬神鄺露赤雅云彖耳濈濈其大如掌行動鼓舞目常帶笑居草茅而知吉凶是彖與象皆義取知吉凶之獸

問卦變諸說不同究以何說為主答曰否泰二卦彖詞云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此文王之言卦變也損三爻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周公之言卦變也訟彖傳云剛來而得中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

內大畜剛上而尚賢咸柔下而剛上位剛上而柔
下晉柔進而上行睽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漸進得位往有功
也渙剛來而不窮此十四卦皆孔子之言卦變也
有以往來作虛象者王弼孔穎達之說也孔穎達
曰訟剛來而得中輔嗣必以為九二者凡上下二
象在于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
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
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

中故稱來若於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向上卦稱來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非類而稱來也程子則以否泰二卦上下來往爲變然此僅指三陰三陽之卦則可若四陰二陽四陽二陰如訟曰剛來而上卦仍乾大畜曰剛上而下卦仍乾睽曰柔進而初二皆剛鼎曰柔進而二三皆剛則難言往來矣至朱子則以一卦可變六十四六十四可變三千八百四十卦其理雖無不可通然亦繁而無

紀矣惟蘇子瞻則以六子皆自乾坤變出其說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賁也哉徒知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

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然則乾坤化出六子即是卦變夫子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節所言一索二索三索即卦變也此第明八卦之變由乾坤而推六十四卦亦猶是耳

問七日來復之義答曰解七日者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十七分之後爲復一謂自剝盡後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卦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薛氏曰易以

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王深寧曰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陽生矣則言日七日來復是也陰生矣則言月八月有凶是也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問卦德有中正何也答曰中者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也正者以陽居陽位以陰居陰位是也如初爲陽位以九居之爲正以六居之爲不正二爲陰位以六居之爲正以九居之爲不正三爲陽

位以九居之爲正以六居之爲不正四爲陰位以六居之爲正以九居之爲不正五爲陽位以九居之爲正以六居之爲不正上爲陰位以六居之爲正以九居之爲不正大抵正者爲善然亦有陰陽相濟而得吉者亦有居正而反不吉者如以六居四則太柔而至於廢弛以九居三則太剛而至於危厲是也

問程子易重一斤之言其解云何答曰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

一斤三百八十四銖也言易三百八十四爻也然
程子之言亦有本漢志註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
問朋盍簪王輔嗣註簪疾也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至
侯果始有冠簪之訓又引晁景迂言古者禮冠未
有簪名朱子註則云簪聚也又速也是宜何從答
曰儀禮士冠禮皮弁笄鄭注笄今之簪士冠禮
設笄註笄有二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
弁及六冕固冠之笄又男女皆有笄追師掌王之

首服追衡笄曲禮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此女笄也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國語范武子擊文子以杖折委笄此男笄也考實錄燧人始爲笄女媧之女竹爲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爲之舜雜以象牙玳瑁說文先首笄也釋名簪兂也以先連冠於髮也然則簪卽笄無可疑者又考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是夏時已有冠簪之名朱子作聚字解爲得之矣

問以杞包瓜包字正義作匏本子夏傳杞匏瓜也薛

虞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也王輔嗣則謂杞生肥地爲今之枸杞諸說孰長答曰杞大木以左傳杞梓皮革之杞爲是曰知緣瓜蔓生似女子遠其本根而生也杞以高直之木而蔭蔓生之瓜所謂莊以蒞之慈以畜之也俞氏爻曰含即包之謂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脫自然墜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

問損上爻繫辭弓矢者器也而象詞中無弓矢何歟

答曰所謂藏器於身

問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同何也答曰上下兩經卦之次第文王所敘皆以十八卦反對而成並無多寡此天地自然之妙邵子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是也列圖於左方

䷀ 乾上乾下 乾　乾剛

䷁ 坤上坤下 坤　坤柔

䷂ 震下坎上 屯（蒙 坎下艮上）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 乾下坎上 需（訟 坎下乾上）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比　坤下坎上　䷇　坎下坤上　師　比樂師憂

履　兌下乾上　䷈　乾下巽上　小畜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否　坤下乾上　䷊　乾下坤上　泰　否泰反其類也

大有　乾下離上　䷌　離下乾上　同人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豫　坤下震上　䷎　艮下坤上　謙　謙輕而豫怠也

蠱　巽下艮上　䷐　震下兌上　隨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觀　坤下巽上　䷒　兌下坤上　臨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賁　離下艮上　䷔　震下離上　噬嗑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復　震下坤上　䷖　坤下艮上　剝　剝爛也復反也

大畜乾下艮上 ䷘ 震下乾上无妄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 震下艮上頤　頤養正也

䷛ 巽下兌上大過　大過顚也

䷜ 坎下坎上坎　離上而坎下也

䷝ 離下離上離

以上十八卦爲上經其中乾坤頤大過坎離反之仍是乾坤頤大過坎離其餘十二卦反對成二十四卦合六卦爲三十卦

恆巽下震上 ䷞ 艮下兌上咸　咸速也恆久也

大壯 震上乾下　艮下乾上 遯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明夷 坤上離下　坤下離上 晉

晉晝也明夷誅也

睽 離上兌下　離下巽上 家人

睽外也家人內也

解 震上坎下　艮下坎上 蹇

解緩也蹇難也

益 巽上震下　兌下艮上 損

損益盛衰之始也

姤 乾上巽下　乾下兌上 夬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

剛決柔也

升 坤上巽下　坤下兌上 萃

萃聚而升不來也

井 坎上巽下　坎下兌上 困

井通而困相遇也

鼎 ䷰ 離下兌上 革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艮 ䷲ 震下震上 震　震起也艮止也

歸妹 ䷴ 艮下巽上 漸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旅 ䷶ 離下震上 豐　豐多故親寡旅也

兌 ䷸ 巽下巽上 巽　兌見而巽伏也

節 ䷺ 坎下巽上 渙　渙離也節止也

䷼ 兌下巽上 中孚　中孚信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小過過也

未濟離上坎下 ䷿ ䷾ 離下坎上既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以上十八卦爲下經其中中孚小過反對仍爲中孚小過其餘十六卦反之成三十二卦合二卦成三十四卦學者讀雜卦傳可以悟入

問復大象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至日在十一月不省方則不巡狩矣何舜典中言十一月北巡狩也答曰閉關專指冬至一日耳白虎通云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

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問尚書伏生口授者爲今文二十八篇其出自孔壁者爲古文孔安國所傳增多二十五篇然自宋以來學者頗疑古文尚書爲僞至　本朝閻百詩作古文疏證近王西莊又作尚書後案益暢其說今之趨風尚者蓋無不以古文尚書爲僞矣其果爲千古定論乎答曰未能定也凡古文有今文無之篇漢唐諸儒未有疑爲僞者其說始於吳才老

而吳草廬因之大旨總不出古文易讀今文難讀何以伏生徧記其難而不能記其易遂以詰曲聱牙者爲眞以文從字順者爲僞不知文章不論艱深平易只論義理如大禹謨十六字心傳在焉且無非精義微言五子之歌實爲變風變雅之權輿允征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爲後世行師討罪之要道仲虺之誥葛伯仇餉孟子所引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與湯誥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皆傳心之至言至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爲

大臣格心之標準說命三篇乃自古言學之肇端泰誓原有僞書古文出而始廢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太極圖說西銘之恉所自出乎有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引之而孟子引之尤多武成亦多孟子所引至旅獒爲進規納誨之良謨周官爲周禮全書之綱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則朱子所謂當時詔誥之辭是也且君陳明見於論語君牙亦見於孟子以論語孟子之所有伏生之所無將信伏

生而不信論孟乎若謂古文皆係採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因此遂指爲僞試思左傳國語國策呂覽史記所引之書及散見於他書爲古文尚書所無者作僞之人又何不一一採輯補綴耶況安國書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以竹簡寫之是則壁中之書本科斗文字安國以文義貫串始可誦讀非字字皆科斗原文此古文易讀之故也伏生之書以高年之人追憶少時誦習加以方

言輾轉相授此今文難讀之故也經書遭祖龍炬後豈盡完善生今之世確守古籍而闕其疑乃儒生之分也若好新奇之說一唱百和拾人牙穢蕠翻前案得罪先聖可勝言耶○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從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問解六宗者紛然不一九峯蔡氏獨宗孔氏餘說皆非歟答曰名爲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

六者爲何神耳歐陽及大小夏侯以爲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劉歆孔光以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也司馬彪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是以天地四方爲宗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是以天地四時爲六宗也鄭康成

謂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神故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星者五緯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至於劉邵則以爲冲龢之氣爲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爲天地之間遊神張廸則以爲六代帝王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後魏孝文帝則以爲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惟孔安國主祭法四時日月寒暑星辰水旱朱子謂如此則一節之次第皆順上不同於上帝下不同於

山川祭法相序眞如舜典之章句義疏矣王肅述家語亦與祭法同九峯宗之不可易也但漢魏諸儒去古未遠於典禮俱有師承卽祭法家語亦輯於諸儒之手則諸說皆當存之以備考耳

問羣后四朝蔡傳謂一年東方諸侯來朝明年南方諸侯來朝西方北方以次分爲四年至第五年王又巡狩此註何所本歟答曰周禮國語左傳經文具在從無此朝天子法卽孔傳解舜典亦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馬融王肅解同

康成則謂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蔡說於古未聞

問禹貢滎波既豬蔡傳據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水自洛出爲波故以滎波爲二水然上文伊洛瀍澗既入於河已畢言導洛之事此處專言導濟何又泛及洛出之水乎答曰蔡說本之顏師古然誠不能無疑漢孔氏傳謂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是卽滎澤一水耳其說良是○職方氏鄭註云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既都賈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水則亦不以水自洛出當之也波水

惟水經注有之

問禹貢三江既入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幷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蘇子瞻宗其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據此江至揚州地名三江口實一江而名三非截然分爲三也其說然歟答曰禹貢之水凡獨達於海者

直歟入海之口若渭與洛自入河之後不再叙則導漢至南入於江亦可不再叙而於嶓冢導漾一條獨再叙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故鄭漁仲以爲羨文朱子亦以爲多句也惟王氏樵曰江漾二江勢均力敵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此說明而知經非羨文矣今細玩經文言漢自入江以後與中江並趨而東滙贛袁諸水爲大澤而名彭蠡者是爲南江既得南江自此又東漢遂自成爲北江而入

海矣岷山導江至於東陵下既與漢合又往東迤
邐而行江身在北而左有滙爲彭蠡者來會自此
遂成爲中江而入海葢漢與江水勢雄勁雖幷爲
一江而彭蠡自在南漢水自在北岷山之水居其
中一同東注所以稱三江口仍須各紀其入海非
如渭洛水勢單弱一入河後遂爲濁河所奪而不
能自見也蘇子瞻味別之說雖未然而三江並流
入海則不誣耳不紀彭蠡之入海何也曰三江既
入則南江在其中矣

問舜欲觀古人之象繪繡十二章於衣裳鄭氏謂周以日月星三辰畫於旗而服止九章然歟答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天數也若無日月星何云象天乎左傳雖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未嘗云衣無三辰且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是無別也周之大裘而冕亦十二章無疑

問左傳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韋昭註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是以五子之歌之五子

爲姦子也全謝山獨不宗其說謂東郡之畔觀既非洛汭而五觀决非五子然歟答曰謝山之說亦本王深寧按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本賢人也卽屈子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王逸註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於五子初無貶辭也左傳夏有觀扈亦泛言不令之臣不指胥月自外傳以五觀爲啟之子此

後承其說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註武觀卽五觀國在今頓邱衞縣又墨子非樂篇於武觀曰啟子淫溢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然諸書亦但言啟子之不肖而未嘗以五觀屬之五子之歌之五子也其以五觀合於五子者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班固古今人表竟以啟子兄弟五人列於

下中而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路史云啟有五庶分封於衛是爲五觀經典釋文言五子仲康其一豈仲康初亦封觀耶豈中與如仲康亦可稱姦子耶且紀年曰王季子則武觀非五人明矣經典釋文謂五子名字書傳無聞則不得以五觀實五子之數又明矣謝山所云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可稱辯而確惟以觀國屬之姚姓與楚語士亹啟子之言不合殊爲

未安竊謂五觀自非五子而又斷非異姓馬宛斯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安知五觀不類是歟

問金縢之書昔譙周已云難信而張南軒王深寧洪容齋皆疑之洪武中青田王廉著論一篇中列五疑辯之尤力然漢世大儒如伏生馬遷皆曾言金縢之事何也答曰今所傳金縢一篇詞意淺率誠有可疑至其事則確鑿之至何也王莽事事學周

公而為平帝請命金縢之事傳中再見非周公實有金縢之事之明徵乎或原文爲秦火所滅而今所傳者乃後人擬作與

問六年五服一朝周官與周禮不合何也答曰三十年前吾浙學使者曾以此條試士余名居第一今記其畧王者宅中圖治亦爲四方諸侯朝覲者道里均也然五服自中而外亦有遠近不同而朝之年數限之以一則除九州外之世見曰王而其列於五服者衛服之遠與侯服同恐非所以恤諸侯

也國語祭公謀父之告穆王雖無朝王年數而亦有甸侯賓要荒之異大行人所掌侯服一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唐孔氏以爲如其言則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也又昭十三年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令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說者謂歲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合而唐孔氏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朝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適合然此言一朝彼言再朝而會則兩朝矣而又不分服數之遠近此亦揣合周官而遁辭經之窮者也宋元諸儒皆以六年一會爲各以服數來朝不言要服者地遠而不必如期而至耳觀國語亦云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則諸侯之朝各以服數爲職非至六

年而諸侯同一朝也明甚乃知經文所云一朝者言六年而諸侯之朝一徧也若叔向所云間朝講禮與大行人男服三歲一見合則意者當時諸侯來會近不止侯服遠不逮釆衛故舉非近非遠之中取以爲言否則叔向言不合禮又何以服齊人哉至內五服在九州內外五服在九州外以內五服幷畿內爲六服正與侯甸男邦釆衛之詞合此言五服周禮言六服葢周禮兼蠻夷鎮蕃外四服言耳又虞書言五載一巡狩此言又六年則十二

年矣文中子曰舜之時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問關雎詩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以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詩爲后妃所自作思得淑女謂得三宮九嬪世婦御妻以佐文王耳今朱子改爲宮人所作豈二南之始先列宮人之詩歟答曰諸生作文只從朱註主宮人思得賢妃而作以哀止寤寐反側爲不傷樂止琴瑟鐘鼓爲不淫若對策

及經解考辯當推廣序說及毛傳鄭箋耳○漢時諸儒解經不同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興刺後漢書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註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傷之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藝文類聚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

之列冠篇首青衣賦蔡邕作是皆以爲刺康王之詩又太史公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以爲風化之正也又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卽一人而異論若此又謝太傅妻以關雎爲周公作而薛氏士龍則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衰之作

問晉司馬彪傳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可從否答曰此別解也然宋人亦有用之者竇儼序聶崇義三禮圖

云關雎旣亂師摯憫之

問關雎之亂考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

小雅中三篇故戴記鄉飲酒義謂之升歌三終迨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亦小雅

中三篇故鄉飲酒義謂之笙入三終至於閒則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雖是六篇然一歌一閒相連故鄉飲酒義謂

之閒歌三終尙可解也至合樂則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明是六篇各異何以亦

謂之三終歟賈公彥謂合樂者堂上有琴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然則仍是六終耳何云三也答曰孔潁達儀禮疏亦於六詩而名三終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合樂者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周南用歌召南用笙每兩詩合奏故衹云三終耳然而所謂樂者必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詠一詩必有一詩之音節若堂上歌關雎時而堂下之笙另吹鵲巢是聲不依永律不和聲斷無此

理若謂歌關雎畢而堂下之笙方接吹鵲巢則仍與間歌無異何云合樂乎故朱子從賈公彥琴瑟鐘磬合奏六詩之說而以孔疏爲非且解之曰三終者周南召南各三終也當依朱子

問相鼠之詩序以爲刺無禮也得無嫌觸突否答曰此詩之解白虎通得之曰妻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問周禮籥章龡豳詩以逆寒迎暑祈年于田祖龡豳

雅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以息老物豳詩豳雅豳頌三者其說不同究折衷於何書答曰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三分七月之詩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此漢唐相傳之說程子亦以爲然也宋時解詩者衆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

簫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豳之頌朱子既無定論則鄭氏引周禮以解豳詩似尚爲近古

問七月之詩於子丑寅卯等月則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於午未申酉戌亥等月則言月言日言月其義安在答曰前論七日來復一條引困學紀聞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甚精安溪李文貞公復申言之曰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

言日者周正之日也凡言春者夏正之春也自子以後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義起于周易東北西南之位七日八月之文也惟巳言月以推陰氣之始四月秀葽辰言春以著夏時之舊春日載陽首章言建申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蓋一篇之綱也故繼此月而遂吹此詩以迎寒迎暑焉

問不日成之朱子注不終日也豈一日能成一臺歟

答曰古注不設日期也從古注既見文王之仁亦

於事理爲協

問八能九能說何所本答曰樂協圖徵云八能之士以日冬至作陰樂以成天文禮記疏引易通卦驗云夏至八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小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此八能也九能則見於衛風卜云其吉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畋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正

義謂建邦能命龜下本有成文今只以毛公爲本

想毛公必又本之于古不可考矣

灤源問答卷一終